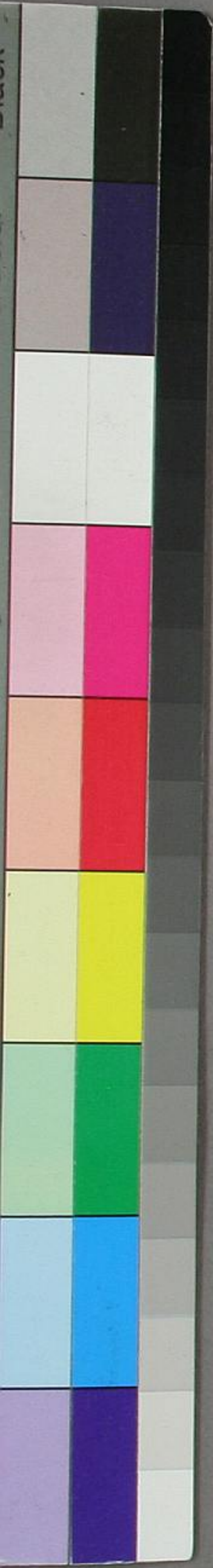


信天著
恕軒文鈔
上

柳田文庫
文庫11
A1277
1



文庫 11
A 1277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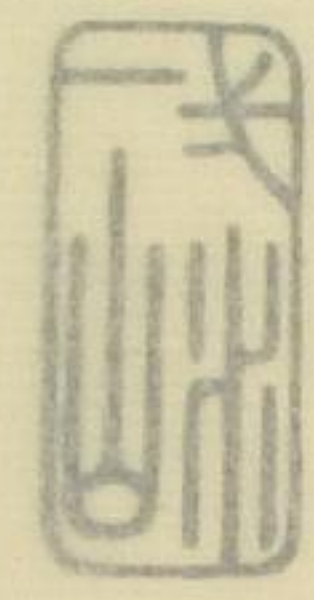
信夫粲著

恕軒文鈔

奇文欣賞書樓藏

柳田泉文庫

氣



恕軒文鈔

柳田泉文庫

信夫粲著

恕軒文鈔

奇文欣賞書樓藏

柳田泉文庫

氣



卷一 氣 奇文欣賞書樓藏

徐川慶用公題辭

象



音文允實書

嶢

嶢字

嶢字

徳川慶勝公題辭

音文加賞書

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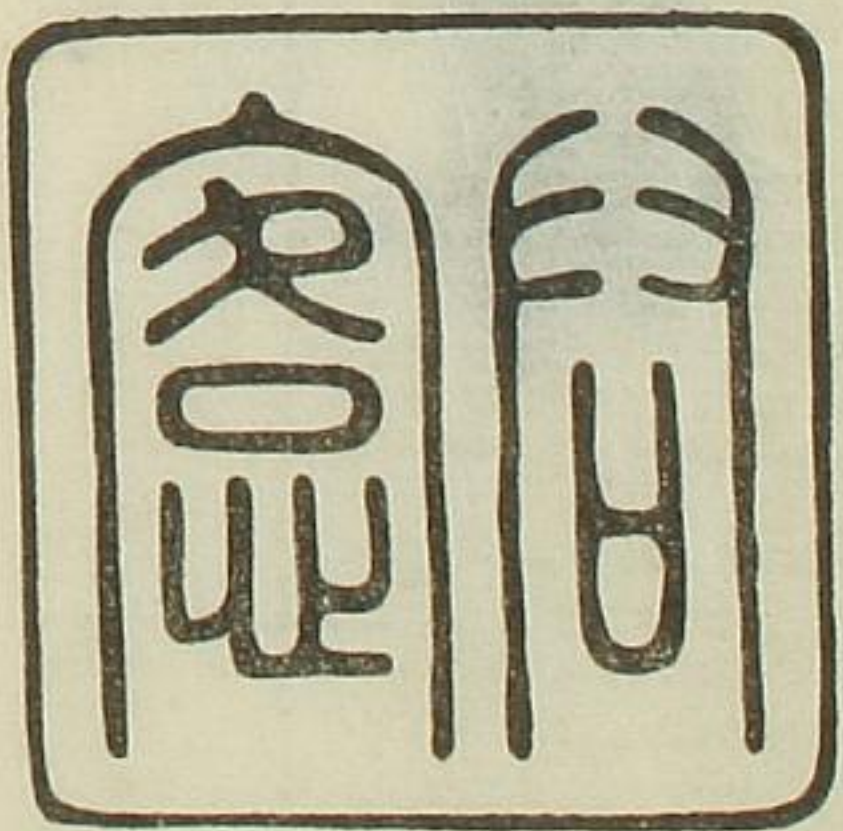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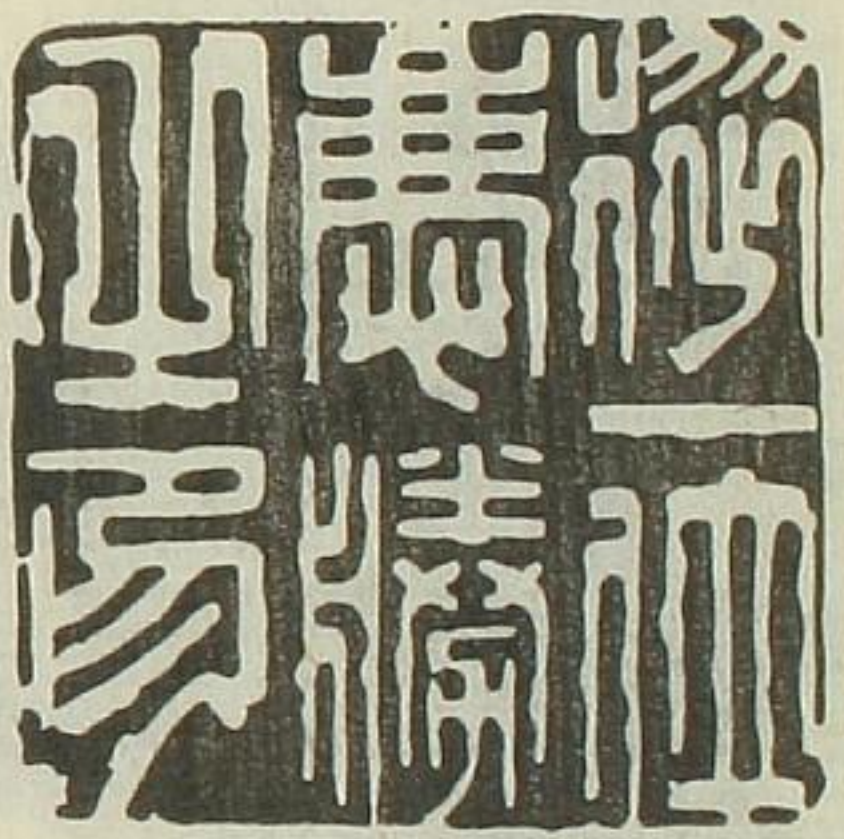
明治十年七月

徳川慶勝

徳川慶勝公題辭

三

音文加賞書



恕軒文抄序

余近讀同人社及大学生徒所作之
文而不得不發後生可畏之歎也夫
以字句則不無疵瑕以行文則未必
合程度然而燦々乎有異光奕奕乎
有生氣此其也由于西學之新學入

耳中也。親族相婚嫁。則子孫必愚。
 人種最。多。雜。之。邦。其。民。最。多。智。文。
 章。亦。或。有。然。者。也。夫。今。余。侯。怒。軒。文。
 抄。而。益。知。其。然。也。君。於。書。乎。讀。之。所。
 擇。於。友。乎。交。之。所。擇。其。胸。中。豈。涇。渭。
 容。者。雜。耶。取。者。多。故。其。文。有。光。彩。爛。然。

奪目。既已足與世之鉅匠。駢立而無媿。
 矣。君今為大學教員。以其生徒相觸。
 摩。新。質。之。入。其。肺。腑。者。日。雜。月。多。則。
 令。而。後。君。之。文。辭。余。不。能。測。焉。

明治十年臘月廿七日 敬宇中却山真撰
 二梅末來之書



忠車文錄

敬宇中却山真撰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序



予嘗語了齋女以美婦厚
實俾人貪溺不知亡身觀
於延之不見見要人語而心
益以揚然夫要人志得意

滿勢解薰灼為龍為虎人
望云之一旦時去勢先決且
于泥塗惘然長恨恐為孤
豚不可復得富貴豈不可想
哉而世喜焉者多何也為明

曠達名是去心多延之其人者
誠未易得歟信夫文則攻
壘於世途屢進屢退人以之
得喪報論之或日以躁人蓋
文則質性狂來徒喪於直焉

年一室躁之謂哉且其喪也
 非喪之諸道而得諸退之得
 喪固有不與世所謂同喪回
 者孝以此法法之則文則曰
 知不可得而求者惑也去其

者惑而不知者愈惑也其喪
 今得之已了諸心若豈為愈
 惑之人耶其真性橫溢耳
 獨信之願之色白星文如口
 不復言富貴界靜白守見

人所負棄乃曰是至寶也收而
 藏之自以公價焉嗚呼文則
 經身於人且等矣自世人
 觀之夫以所為極苦口者實
 講說之變易文筆之所博哉

何而得然者如青館所謂高
 明曠者之為足知止者字庶幾焉
 今者鈔貝所作文來後序之曰
 是嘗其所收藏料據而出者
 乎果至寶矣誰謂不為公價文

則文率至真氣也見其人辰
 五郎因朝等傳文字尤佳但出
 於骨中慨憤之餘銳氣殆不
 除蓋其往年之若子明治丁丑
 桂月小舟田岳叙并書



怒軒文鈔目錄

卷上

- 橘黃閑話序
- 心轄序
- 送柏木探古序
- 贈成嶋柳北序
- 贈五十嵐生序
- 桑柘園記
- 南極星塑像記
- 怒軒記

星野弼及畫像記

記義猴事

常磐論

伯夷頌雖然說

天猷羅說

讀徂徠翁天狗說

讀讀情史

卷下

新門辰五郎傳

三遊亭圓朝傳

與渡邊鷗洲書

贈田嶋彌九郎引

養蠶新論引

題賴山陽枯木竹石圖

題田嶋其昌書畫帖

題武富圮南遺墨後

題渡伯愿書畫帖

題山水帖

紅友詩鈔跋

續養蠶新論跋

譚故書餘跋

先妣諱定孺人墓表

腹部杏圃錦花磁碑

補遺

詩古今體若干首

恕軒文鈔卷上

因幡 信夫祭文則 著

橘黃閑話序

鑿之博學者。拙於治療。善治療者。乏於文學。是世鑿之通患也。蓋學有餘而術不精。則不能驗諸疾病。以奏殊績。術雖精而學不足。則不能徵諸方法。以取信於來世也。夫術之精固難。學之博亦不易。是古今所以乏良鑿也。近時關西鑿如華岡青洲。賀川子玄。善治療。而其學未必博。香川太冲。中西惟忠。其學博。而其術未必巧。然則學之與術。完然圓備。施之治療。而



操縱自在。徵之方法而鑿必有據者。世果無其人乎。嗚呼。余於上毛栗原元泉君見之矣。君才英敏。三世鑽業。自幼研究其道。鑿籀博。文章富。既究支那。兼涉紅毛。取長舍短。參互折衷。然後供之施用。遠近士民。得其救療。而免夭札者。比比相望。是故夏秋之交。病客填門。應酬無暇。其可得閑而共話者。僅橘黃之候而已。己巳五月。余始訪其廬。君出其所著橘黃閑話。謁余序。余通讀一過。謂之曰。大哉業也。今之鑿人。率不學無術。佞於室。媚於寵。是鑿名而盜行。仁術而賊心者耳。其有學術者。不入漢則入洋。不泥古則拘今。

老谷曰。因敘事露書名。不費解妙。敬字曰。木先生先得我心。
 愛古曰。此二句。便結末子。姑去二句。伏案。老谷評恐未得。

老谷曰。一轉更佳。

與己合者附焉。而黨不合者唾焉。而不顧。吁亦惑矣。顧我邦百年前。鑿理藥石之方法。不若今之鑿人。考究精博。悉力無遺也。然而今人反不及古人。愈究愈拙。使如青洲子玄者。聞之。則謂之拘於法。而不知權變耶。將謂之泥乎理。而不知活機耶。抑謂之佞室。媚寵之沈毒。入自己膏肓。未能自療。安能活人也。君曰。子姑去。吾將俟。癸肥橘黃之時。而徐言其餘。芳野金陵評。縱橫馳騁。終不離題名。完密可嘉。木原老谷評。文氣豐厚。有開闔。有照應。極精思之作。

愛古曰。呼應妙。

大槻愛古評。文氣豐厚。則吾不之知矣。其開闔照應之妙。僕亦不得不擊節。

心轄序

搬物車之用也。而無軸無轄。何以行之哉。近時步挽車盛行。使人無脛走千里。然顛覆于途。敗壞委地者。間亦有之。是豈車夫之罪。亦由轄之緊與不緊也。嗚呼。轄之於車。其用大矣。而況於人之心乎。常陸下嶋操存著心轄一篇。來徵序余。上自敬神愛國之大。下至於夫婦不肖之細。苟可以轄於人心者。錄為一百餘條。欲附諸鄉校。使童兒每晨琅誦。以免夫顛之與覆。用意可謂厚矣。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蓋心人之車也。學問思辨。則其轄也。轄緩則

老谷曰。忽點出人
心敏妙

敬字曰。妙語亦名
論

心千文少

卷之

文欣賞書

放。放則顛覆立至。故人誠能終日乾乾，轄其心以自
 彊不息，則其制行之美可期而致。豈特免其顛覆已
 哉。嗟夫！前車之覆，即後車之戒。且步挽車一覆，猶可
 補也。人之於世，心車一敗，不可復收。可不畏歟。可不
 慎歟。

中村敬字評。心轄字新。而其理原于唐虞三代。愚
 願得此書而讀之。

木原老谷評。有照應。有問架。短篇之極佳者。
 大槻愛古評。心轄字既屬捏造。文亦回護牽強而
 不得者。二子激賞。吾不能之信也。

◎送柏木探古序

吾友柏木探古之精於賞鑑。探微鉤玄。若揭秦銅照
 妍媸也。世之善賞鑑者亦多。然或偏於器物。或僻於
 書畫。兼而善之者鮮矣。况於博涉和漢。遠覽古今。善
 辨其真贗。如探古者乎。今茲明治八年夏四月。寧樂
 東大寺有博覽之會。探古奉命而往。蓋官深有取於
 其鑒裁也。行裝已成。問一言於余。余於賞鑑。瞠若也。
 何敢容喙。然嘗誦史傳。畧觀王家之隆替。而竊有鑑
 其世焉。夫自和銅帝遷都平城。至神護景雲之末。凡
 七世五十有餘歲。其間聚千僧於中宮者有焉。每國

裴亭曰。不鑑物而
 鑑世。真我輩之人

愛古曰點出鑑裁二字全篇皆活干鈞筆力

置二大寺造七層塔者有焉造金銅大佛隨喜渴仰者有焉至屈萬乘之尊自稱三寶奴以欲與天位於姦僧而極矣蓋我國佛法之盛未有甚於此時者也方此時非無衣冠儼然講禮攻學以立其朝者然環視不敢一言何也怖姦僧惡比丘之禍於己也甚哉佛兇之熾焰宜乎古今英傑之士欲撲滅之而切齒不已也夫豐臣氏之豪驕侈大尚且罵明使曰吾而為王如天朝何彼玄昉者果何物敢萌非望然使其成之者豈特帝與后之惑深亦由當時士大夫無鑒裁之明也抑聖武帝創立此寺千有餘歲于今歷朝

聚亭曰卓論讀到此段使人發長大息

全慶曰好結局無限感慨

所喜捨什器寶物指不遑屈而蘭奢待香為其最矣探古鑑賞之際亦能發慨歎否也既鑒其器裁其物而不問其世可乎雖然鑑世難於鑑器知人難於知天不知探古以為如何嗚呼政府者人才之博覽會也而孰能鑒裁其真贗良窳使其價適於其器者吾於探古之行不能無深慨焉

中村敬字評政府人才之博覽會也一句為通篇之眉目快甚創甚

蒲生聚亭評人才之博覽會也文帶滑稽之氣使人啞然欲笑而其意正確亦使人喟然發深愾此

老兄之長技。

木原老谷評。變化錯綜。極文之能事。

大槻愛古評。我恨不陳大石氏南極星像於此會。

與大塔經函。小楠廟扉。並列以為鼎足。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贈成鳴柳北序

嚼五洲之精。吐一世之華。以快入之心。目者。柳北仙史成鳴君之謂乎。仙史為朝野社編輯長。自朝議告命。官吏才品高下。以至於閭巷細民。俚話鄙言。風俗之醇漓。人情之好惡。可喜可驚。可笑可悲者。極狀殫態。具舉而縷述。含風規于文外。發冷語于言表。筆頭有神。舌端有鬼。天花亂墜。讀者稱妙。今茲三月。官新施讒謗律。擿伏發姦。於是新聞社人。陸續逮捕焉。而仙史亦遂受其毒。冤嗚呼。內顧不疚。何憂人之讒。見讒而憤。皆有愧屋漏也。周厲王暴虐侈傲。使監謗者。

孫晉玉
大曰一見勃論長

青山曰詩止風刺非詩之比所以作此律

又曰一段議論是作者主意

以告則殺之。我平相國使童兒察誹謗者。輒處法。京師側目。今明天子在。賢公卿贊之。必非如二者之暴厲也。古者明君采詩於士民。詩有風刺。言者無罪。聞者戒。况新聞紙者。五洲各國。皆既有之。其通上意。達下情。坐知天下之事。非復采詩之比。豈有立之嚴法。而令萬口籍者乎。讒謗律之施。其必有致之者。然與其施讒謗律。孰若施諛佞律。諛佞毒國。讒謗豈毒國乎。天下諛佞之人。衆於讒謗之人。何啻倍蓰。今排諛佞。而取讒謗。則仙史冤苦。始可伸矣。抑官之設法。恩威並施。賞罰兼明。以懲不軌。正刑典者。豈忍久置之

幽暗之室。使其痛哭流涕乎。而仙史嘗樂天知命。豈復有憂憤吞恨以隕其身哉。若夫異日逢赦而歸去來耶。乃嚼精吐華。弄風月于墨江。歌國家之清明。仙史寸筆。必十倍于平日。時余叩其廬。對飲罄歡。大歌賀之。其亦何損於仙史高節哉。

中村敬字評。仙史果逢赦而歸去來矣。清風明月。依然無恙也。其烏得不大歌賀之乎。成鳴柳北評。先生電眼。洞射新聞記者之肺腑。詩云。他人有心。吾忖度之。先生之謂也。

贈五十嵐生序

上毛五十嵐生。服職熊谷縣。今夏例休課。乃從慈母來都下。觀梨園於鳴原。以慰籍之。可謂善養其志矣。夫梨園戲也。君子鄙之。然其扮古明君良吏。忠僕義奴。與夫孝子貞婦。羈臣孤兒。嘗苦茹辛之態。活機靈動。情溢神馳。使觀者感憤歎歎。不覺喝采。蓋雖老於文者。有不能寫到焉。余嘗拉一僮父。往而觀之。一齣自有一齣之趣。數齣合成一大戲。閱首至尾。條理整整。秩然不紊。猶文之章句相疊。成一大篇。而細繹之。則有伏線。有後案。照應頓挫。波瀾警策。莫一不備。然

老谷曰命得好

後始知其妙矣。昔人觀於水。悟文者。余則由戲以悟之。嗚呼梨園之用亦大矣哉。今生亦往觀之。果何所覺悟焉。蓋生職係于縣務。凡訟獄租稅之大。以至於孝子節婦羈臣孤兒之細。莫不關係者。聞今梨園扮大同越州之事。抑越州政績治效。膾炙人口。縣吏而得為越州。亦可以無憾焉。生將有所得於此乎。雖然活眼而觀之。則國家之治亂。古今之沿革。孰亦不梨園乎。其右族權豪迭起。互仆。以見形勢之陵夷。猶夫生旦丑淨相胥。以奏一齣之戲也。顧楠氏新田氏北畠氏。將家之生也。北條足利陶氏明智武門之丑也。

而織田右府矜視讎首於岐阜。靜美人泣訣判官於
 芳野。則淨也且也。就中若淺野霜臺罵豐公。以為狐
 憑。猴面相公脫却冕服。扯裂冊書。則千古一大勾欄。
 使人鼓舞擊節而不已。梨園能事至此畢矣。嗚呼梨
 園戲也。君子鄙之。然注意觀之。則可以悟文法矣。可
 以發吏才矣。况於達觀諸古今。治亂者乎。生歸而奉
 之。慈母目下有餘歡。

木原老谷評。全篇流暢無一澁筆。此吾兄壇場。
 成鳴柳北評。斯篇首尾血脉聯屬。而神機靈活。與
 名優演技一般。使人百回展觀不倦。

◎桑柘園記

愛古曰。卷中第一
 傑作。
 德溪曰。起得濃厚
 有大家之風。
 敬宇曰。此評左祖

乃利川之上有村。水匯而圍之。曰鳴村。瘠鹵磽确。白
 壤墳起。五穀不熟。六材不長。而特宜於桑柘。土人皆
 植桑養蠶以營生。其利倍于五穀六材。是以大家巨
 屋。鱗次櫛比。而田鳴子寧自先考之時。既以養蠶術
 著於世云。庚午之歲。余游鳴村。聚徒教授。日夕來問
 者頗多。而與子寧最相親善。子寧為人樸而敏。有才
 有識。見利思義。蓄財不吝。尤盡力於養蠶之術。多發
 前人所未發焉。今茲壬申。朝議特徵褒之。屢候大藏
 省。有所諮詢。遂使之總括諸州蠶商。中官躬養蠶。則

敬字曰妙

朗廬曰與柳文暗合而其業則更過之

敬字曰一句關挾又曰凡精於技藝者必有心地有學問此翁亦庶幾焉

又延其女多美為師。真可謂希世之榮矣。一日子寧招余觀於其桑柘園。綠葉交陰。露氣襲人。顧余揖曰。吾於養蠶之術。頗極其精妙。若製蠶種。則固不待言。然吾非能使蠶碩大蕃孳也。能順蠶之天。以遂其性焉。爾觀世之從事於斯者。百方保護。反誤其度。以覆家產者。比比矣。而吾則坦然袖手。連歲獨占其利。此皆先人貽厥之力也。先人好學尚賢。東究與羽之勝。西訪山陽賴氏于京師。游方之益非小。而於養蠶之術。尤有所發明。人目為養蠶長者云。吾幸奉其遺教。身經心營。以得益致其精微焉。及橫濱互市之盛。每

又曰邦人續述事。事咸如此。何不及洋人技術之有。

敬字曰妙

鑿亭曰未段筆筆折文章之能事畢矣。愛古曰筆勢軒舉之至。

歲輸蠶種於洋商。洋商訖以為宇內絕品。倍價償之。是世之所知也。今此桑柘皆先人所手植。而先人捐世既十年矣。視桑柘猶視先人。請子記之。使吾子孫不忘先人之澤也。余喟然歎曰。有是哉。此父而有此子。宜矣。其家聲蔚然隆起。為一村之望也。昔雄略天皇詔諸國植桑。后妃躬蠶事。方今大政復古。百度維新。天皇特留心民事。蠶桑之政。一循祖考之舊。而子寧之家。早已盡心蠶事如此。可謂先獲朝旨矣。至其女多美。親近中宮。周旋於蠶室。又振古所未曾聞。其為榮更大。是豈非先考貽厥之最大者哉。子寧乃舍

力妙

敬字曰結未用筆

如轉丸

愛古曰筆意周到

無毫髮遺恨

此不言而徒重桑拓者何也。子寧曰是固然。然所以辱此寵命者在養蠶而所以養蠶者不外於桑拓。則吾之重桑拓乃所以重寵命也。余曰善。

坂谷朗廬評。皇國之絕品。皇家之美事。此文豈特一家之榮而已哉。

中村敬字評。事可傳。而文亦託以千古矣。

大槻愛古評。事實文活。是新論二十二篇藍本耶。

◎南極星塑像記

嗚呼大石良雄之忠節大智。豈非千古之所希觀哉。而當時群論訟乎前。姦黨窺乎後。苟謬其機。則一敗塗地。設使他人處此。必將思慮百端。不暇食之與寢矣。而良雄則從容謀事。乃于妓于花。醉歌舞蹈。衆環視以呼癡呼狂不顧也。遂能運神謀鬼策於談笑游戲之間。以合四十餘士之心為一心。一舉而報故君之讐矣。其忠節大智。凜凜乎震耀于古今。吁何其盛也。老友木原節夫篤學好事之士也。嘗獲一奇物。十襲而藏之。一日酒間出視之。則良雄所製南極星塑

愛古曰慰字妙使人想石大夫襟懷也
○慰邦語猶言戲也

像也。長二寸有半。徑稱之。面貌黧黑。眉目古雅。髯垂于胸。背刻元錄十五壬午春於山科慰作之十三字。足掌又題大石良雄。並有花押。字温厚雅淡。古色可愛。山科者良雄去赤穗城所棲避之處。是歲十二月。乃有報讐之舉。則知此像之作。在來關左數十日前。尤可珍重矣。嗚呼賢者之所為。雖曰匪夷所思。然亦胸中何閑日月。而成此等嬉作。豈古所謂談笑於死生之間者非耶。余又竊有論焉。夫良雄果欲寓意於物乎。宜作豫讓子房沈光麥如其人者。而反作此等像何也。夫南極星即福祿壽神。能授此三者於人。

敬宇曰詠數得妙

愛古曰余又以下讀之不堪擊節

老谷曰發難

以為功德者也。世之摸稜不斷。不能致身于君子國者。率皆牽戀於此三者之故也。今良雄則既棄千有五百之福祿。拋三萬餘日之天壽。以屠其國讐于一擊。固既絕意於三者矣。既已絕意於三者。則其無復望於南極星也明矣。然而今作之者。蓋欲納夫三者乎。天以辭訣乎南極星耳。抑良雄雖無望於南極星。而南極星則不能無望於良雄。故使天下萬世揚其名于四裔。垂其跡于青史。至今景慕不衰。豈非其授三者於人之至且大者乎。嗚呼此像也。昔成于忠節大智之士。而今則歸于篤學好事之人。可謂得其所

老谷曰解得妙

矣。故余不惟賀節夫之獲此像。最賀此像之歸於節夫也。於是乎記。

大觀愛古評。一氣呵成。筆力跌宕。與前後諸篇。如出別手。妙甚快甚。

中村敬宇評。有關於世教之文。

成鳴柳北評。林鶴梁方今之文宗。於文少許可。嘗視此篇。則歎曰。如此而後始謂之文矣。遂躬抄寫。以示塾徒。使其為作文之則焉。

◎ 桐軒記

愛古曰。朴直二字。一篇字眼。三溪曰。星子狀貌。畫出如生。

又曰。乍設問答起。波瀾。公能知之訣。吾亦悟此法。

庚午歲。余來下館。藩巒督其生徒。巒監星野。兩好天資。朴直。不媚權貴。顏紫黑而多髯。嗜酒善罵。無一可愛。然其人。有義氣。好試劍。旁讀書。余則太愛之。常携酒而往。齎肴而來。淋漓對酌。率無虛月。頃又訪其舍。粥好。指庭前。桐樹曰。是王父某所手植。距今百有餘年。其大如是。請為之記。余左右回觀。其幹輪困。其柯礫礫。擁腫而蠹蝕。時維冬月。其葉黃落。童然禿矣。因問曰。桐之為樹。有艷麗都雅。絢爛奪目之花乎。曰無。有馥郁清楚。裊裊襲人之香乎。曰無。其質堅韌。可以

老谷曰問答一次乃逼出棚多能妙

為棟梁乎。其色精白。可以為栝捲乎。曰否否。但夏月坐其蔭而納涼。可以消苦熱矣。凶年飢歲。取其質而製糕。可以充食資矣。如是而已。余乃歎曰。善哉。王父君之不植。絢爛奪目。清香襲人之櫻桃。梅花。而特植之以供日夕之觀也。夫櫻桃。梅花。艷則艷矣。香則香矣。果何能之有。方其花滿開之時。徒足以為酒食游惰之媒焉。今是棚也。既不競花麗。不銜虛香。質朴醜陋。而有時乎消苦熱。充食資。亦何其多能。大凡天下之物。質朴醜陋。不可愛者。其材多足賴。華麗悅目者。率不足賴。今夫士之捷給辨佞。眉目如畫者。易入人

敬字曰有此中堅數行通篇皆振

老谷曰東住更進一層

之脾腑。然而一旦緩急。則鳥竄獸奔。恬不知恥。彼顏紫黑而多髯。眼光炯炯射人。言語朴直。無一可愛者。而反能為非常之功。如漢高之於周勃。我德川內府之於村越。某皆是也。為人之上者。如之何不愛且敬。宜哉。王父君之舍彼而取此也。抑余竊有感焉。近時奎運隆盛。文章之道。日新一日。而人徒事綴緝彫繪之末。不知羽翼聖經。以傳道于悠久。其文雖絢爛如梅花。如櫻桃。又何足貴乎。蓋文者華也。德者實也。苟德足以服人。則其文雖擁腫輪困。如棚可也。況既有道德之美。而加以文章華麗。此櫻桃梅花。其外而棚

三溪曰此段五曹頂門一針

三溪曰到底不離
相字絕妙結局
老谷曰雙收

其內者。世果有幾人乎。余既嘉王父君不取櫻桃梅花。而取質朴醜陋之桐。又愛弼好之。不似櫻桃梅花。而似其相也。樂而為之記。

芳野金陵評。落想錯辭。極奇極新。稿本中佳作。

橫山德溪評。文氣豐潏。未一段得竿頭進步之法。

大觀愛古評。精采煥發。可愛可喜。後世可畏。於是

乎驗。

星野弼及畫像記

星野賓卿之母小場氏。北總結城人。以今茲某月某日。當其舅氏弼及君三十七回忌辰。命工畫其像。又延余記其平生。曰。舅氏為人温易和直。嘗除郡宰之河內。視民如傷。在職十有八年。臨去。民援袂泣而留之。平生無他嗜好。花晨月夕。淡酒乾肴。醺醺微醉。盡歡而止。偶讀唐風鴉羽詩。竊有所感。乃手親植桐樹。日夕徘徊顧盼。以自娛焉。小場氏因顧其樹。泣曰。妾年甫十九來嫁。舅氏未嘗疾言遽色。凡自衣服飲食。以至零細事物。一皆委妾。無所可否。良人怒則為妾

愛古曰。蕭々鴉羽
集于苞桐。弼及翁
蓋有感乎此歟。然
其意不明了

忍軒文少

卷之五

十五

新改改書

謝焉。妾過則為良人教焉。妾之有今日。實舅氏之賜也。淚與言下。余既聽其言。又展其幅。觀之。鬢髮戴白。眉目秀清。溫厚長者之風。宛然流溢乎楮墨間。嗚呼。婦之於舅姑。淺於情。而深於言。誹於腹。而譽於口。入則面從為恭。出則眈々相讒。是古今世俗之通患。而其能歡然莫逆。不相仇視者。天下其有幾人也。豈以舅姑冒嫉。不能寵異其婦乎。抑由其婦放縱。不能婉嫕。淑順以事舅姑也。今小場氏善追慕舅氏於數十年之後。如是。則其生時事之。以婉嫕淑順。亦可知也。余故不敢贊弼及君。而贊小場氏。贊小場氏。乃所以

德溪曰。得此一結。全篇大有光彩。

贊弼及君也。

橫山德溪評。弼及無事蹟可稱道。因假小場氏之孝道。以贊其賢。是作者苦心之處。非老於文者。不能知之。

浦生裴亭評。假小場氏贊弼及。雖出乎作者苦心。而事理尤順。蓋事理不順。則竟屬于牽強附會。文則老於文。故講之也精。

小山春山評。朴茂平實。文則之老於文。於此等篇見之。

大槻愛古評。文則之文。易流戲謔。必也如斯篇。而

始副文則之字春山評吾無間然

[Blank grid area for text]

◎記義猴事

胡孫獸之微者也。然能解人語。悟人意。以故好事之徒。往往畜愛。或教之舞蹈。或習之拜跪。蓋毛蟲三百六十種。而或近於人者。為胡孫。於是乎有義猴之事焉。城北谷中村。素馳師伊三郎。畜愛一胡孫。有年于茲矣。伊三嘗罹病。胡孫日夜侍枕頭。若看護者然。後病益重。醫百方治之。無驗。胡孫謝絕飲食。愴然向隅而坐。若憂念之者。其病彌留。遂以某月某日沒。胡孫哀鳴一再。忽手一繩入階下。家人怪而踪之。若將縊者狀。急奪其繩。慰諭止之。越三日。家人脩死者冥福。

海南曰。猴雖能解人意。不能為人語。故人之察猴情。亦猶猴之揣人。三若字下得適當。愛古曰。此評妙。

胡孫不在。家人周搜到床下。胡孫纏繩於首。三逆。雙手緊握兩端而暝云。嗚呼胡孫獸也。而尚能不忘主恩而殉之。今也俗誇開化。口唱文明。而於君主之恩。則棄如土毫。如使胡孫見其所為。必不啖其餘也。猴乎。猴乎。吾從汝於山林。

大槻愛古評獸之近人者。莫胡孫若也。其以一死報主恩。如此猴者。古今未聞也。可以久而不如獸乎。噫。

中村敬宇評杜陵有義鵲詩。王于一有義虎記。而此義猴之事最奇。忠義失於人心。而存於禽獸。悲

夫。

木原老谷評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失其所以幾希者。不為胡孫之下者鮮矣。

◎常磐論

德漢曰以反詰起手尤覺勁拔

貞女不見兩夫烈婦不踐二庭古今女流訓誡尋常婦女猶或奉以終焉孰謂常磐之賢而犯之況於所天之仇乎史稱源義朝納妾常磐生三子平治之敗平清盛徧索源氏遺類及常磐竝三子不獲因捕常磐母詰其所在常磐聞之携三子自詣六波羅請就刑清盛悅其容色挑之不肯其母涕泣說以禍福不得已從之方是時常磐不肯則母氏命危而三兒就刑三兒被刑則源氏興廢亦未可揣縱傳及兒母斷滅源家我則全吾道耶又將寧忍耻包恨枉從其意

德漢曰應斷而不斷忽提禮權二字反覆辨論終引孔子之事斷之使人無由置喙所謂老成無遺憾者

以救濟一母三兒以待源家興隆耶蓋不見兩夫禮也見兩夫權也天下不可一日無禮而亦不可無權也今有一夫一婦鞠養一母三兒而處室者其夫死皆將窮困而餓死其友憐之使其妻携母與三兒而醮諸富貴家其妻固辭其友曰良人死則必獨守從一之義焉耳一母三兒餓死則餓死矣我寧全吾道而已矣此所謂獨自善者由君子觀之則以為能守禮乎抑以為不知權也昔者孔子為伯魚娶而鯉也死則使其妻醮由不知權者觀之則以夫子為不知禮也常磐意謂與其獨惜其名而不從其意孰若汚

金陵曰伯魚之死年幾五十其妻亦衰豈有改適之理出於謬傳必矣孔子思出妻亦然

德溪曰一結出人
意表
春山曰一點拾取
尤見警拔
慶古曰德云出意
表春云警拔盡矣
余贊一評曰曲終
奏雅

吾身以救母兒命報之於異日也。人之不我知牛馬
任其呼。斷然決意遂弄之於股掌間以緩一時之急。
則亦得權之大者。是豈優柔不斷尋常婦女輩之所
能為乎。雖然禮常也。權變也。能知其常而後權可以
處矣。不然則其不游蕩放肆者幾希。史又稱常磐麗
衰出嫁于人。嗚呼何其無持操也。前從其意是為母
兒。後嫁于人果為誰乎哉。
橫山德溪評議論之當否姑舍之。行文變化出沒
得冰叔之三昧。文則常曰吾於文章雖方今以大
家見稱者不敢多讓也。余觀此等文信其言之非

夸

中村敬字評以禮權常變四字為核而織出此一
篇如錦如繡之文何等巧手。

蒲生巽亭評余咏常磐云一兒提携一兒抱雪虐
風饗不可行那若夫讐奉箕帚包羞忍恥待兒成
詩雖拙劣其識見則與老兄符。

大規愛古評亡友本間游清歌云中中耳松乃操
乎建天寸志天家乎常磐耳成寸曾賢志幾亦是
意也。

小山春山評無中生有如蜃氣結樓閣此文章家

狡獪伎倆。以弄筆墨者。於論之奇僻乎何誅。

*伯夷頌雖然說
文之妙處在過渡敏
過渡之敏在反振健
古文氣脈
有正而易明者有奇而難知者
若韓文公伯夷頌雖
然二字奇乎正乎抑在於正奇外
別出機軸者乎夫
雖然反轉之辭文義一轉處
古人往往用以反振焉
莊子天下篇前既已排擊墨子
始不遺餘力後乃云
雖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
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
舍也才士也夫東坡范增論
責范增見機之不早使
增無逃避之地未乃云雖然
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
去項羽不也嗚呼增亦人傑也
哉可見前抑而後揚*

三溪曰眼光入紙

伯夷頌雖然說
文之妙處在過渡敏。過渡之敏在反振健。古文氣脈
有正而易明者。有奇而難知者。若韓文公伯夷頌雖
然二字。奇乎正乎。抑在於正奇外。別出機軸者乎。夫
雖然。反轉之辭。文義一轉處。古人往往用以反振焉。
莊子天下篇。前既已排擊墨子。始不遺餘力。後乃云
雖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
舍也。才士也。夫東坡范增論。責范增見機之不早。使
增無逃避之地。未乃云雖然。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
去項羽不也。嗚呼增亦人傑也哉。可見前抑而後揚

愛古曰老蘓高祖論雖其不去呂后何也皆川洪園以為不如然則二字文則何不并辨之

之後將與而先奪之。其反轉過渡處。凡用雖然字以反振者皆然。獨公伯夷頌則不然。前段推稱伯夷曰。昭乎日月不足為明。巍乎天地不足為容也。贊美揄揚亦既至矣。而結句又云。雖然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迹於後世矣。古今作家絕無此例。又無此法。余頗惑焉。或曰然則之誤。或曰當改作嗚呼。皆非也。反覆考之。然後有得焉。蓋公意謂彼之所為。廉則廉矣。潔則潔矣。然池至清則魚鼈不生。人過直則君子鄙之。無乃過廉潔乎。雖則過也。非以聲音笑貌而為之。故曰信道篤而自知名也。但其至廉至潔。未得君子之中

愛古曰八字此雖然二字鐵板注脚

庸。不可以為子弟之模範矣。故曰獨立特行。曰彼獨非聖人而自是。蓋獨立特行者。廢直耿介之士。所獨善自養而為也。非聖人而自是者。非鄉原之徒。則固陋自安也。細嚼此語。頌中有規。揚中有抑。則其所以褒乃所以貶也。嗚呼彼自信之篤。遂非聖人而自是。大難當漢。雖然世有斯大難當漢。而後大義明。而人極立矣。於是結處雖然云々十五字。以反振焉。乃與注叟坡仙之文。本自同一格法。固非難知。而前段昭乎巍乎。許多贊揚句。活潑靈動。無復餘蘊。但其橫說豎說。一正一反。錯綜變化。過渡敏。而反振健。使讀

春山曰一正一反錯綜變化可移以評此文矣

者殆不易明。是公文所以超絕於千古也。後之讀者其勿忽焉。

芳野金陵評。雖然二字。推探文理不易解。而其能解者鮮矣。文則不特推探得其旨。反復旋轉。文之奇亦如層峯洄瀾然。

中村敬宇評。愚常疑雖然二字。得此篇冰解謝。橫山德溪評。議論精詳。啓發後學不少。文則之於文。用意可謂至矣。

天猷羅說

都下製油餹。曰天猷羅者。指不遑僕。而以橫山街第二丸新樓為稱首。饒客沓至。後先爭叙。余亦屢往喫焉。適繙黃一正事物紺珠。蠻食部有塔不刺之目。曰用葱椒油醬熬熟。後下鴨或鵝雞。謾火養熟。乃知唐山亦有此物。而我所謂天猷羅者。蓋塔不刺之誤也。或好事者。恨其字面不雅馴。修以為今名。亦不可知也。余嘗聞之。世之業之者。凡魚饅而肉敗者。色與臭之惡者。皆猷而羅之。油熬以鬻諸街頭。啖之則腹痛嘔泄。故鄙俗呼外有姿色。而內魯鈍者。曰天猷羅漢。

愛古曰。余讀此文始知天猷羅之為塔不刺。是雖瑣事足以助考據矣。臧謹何妨。

乃士之面柔順而性姦佞者。與夫朝服衣冠形貌眇麗而毫無益於國家者。此之謂天蘇羅官亦宜。不中其毒而嘔泄幸也。此樓所製則不然。其肉已鮮矣。加以香油之美。猶佳人天質既麗。加以香粉首飾。宜矣。饒客沓至。鳴舌鼓唇。不知饒涎三尺。濕其襟也。遂命酒三陶。油磁二碟。頽然大醉。蹒跚下樓而去。

木原老谷評。諧語解頤。一結尤佳。

藤野海南評。簡淨有餘味。

鳴田篁村評。似劉伯溫賣柑者言。

天蘇羅

讀徂徠翁天狗說。突然從天外來。而為形聲者。謂之飛仙乎。朱顏黑髯。隆準方口。羽衣踟躕。而能魅人者。謂之天狗乎。我俗古謂飛仙夔魅之類為天狗。而挾一伎一藝。傲然誇詡於人者。亦謂之天狗。蓋以其惑世誣民。彼與此甚相類似之故耳。但斯人多於寒鄉僻土。而少於通邑大都。何也。通邑大都英雄躔焉。正人達士會焉。伎藝巧拙。一睹了然。無處逃影。雖曰狡獪之徒。不能逞其術。若夫寒鄉僻土。則人率頑朴。讀書者絕少。以故天狗之欺已欺人。其術易施焉。余漫游多年。足跡半天

敬子曰奇
圯南曰警策
金陵曰絕好戲龍

又曰文勢雖不得
不然勿寧涉輕薄
否

又曰用字極奇極
穩
圯南曰關鎖得宜

下。青山白水。莫不探討周覽。其間見一。謂天狗者矣。蓋古之天狗。朱顏黑髯。隆準方口。而今之天狗。則白面而黃口。或以書魅。或以画魅。若詩若文。莫適而所不魅。要皆所謂木葉天狗者。一鞭足以擊折其鼻梁矣。適友人某持徠翁天狗說來。徵一言。余唾眉笑曰。子亦將魅吾乎。試取讀之。天狗形樣。寫得逼真。書亦瑰奇可喜。因謂徠翁當日睥睨一世。鄙諺所謂鞍馬山僧正坊。而其護園社者。實天狗之淵叢也。世之無識者。往往為其所魅。無能覺悟。翁既羽化。而其徒亦從登仙。自是其後。文則有若栗山精里諸公。詩則有

又曰線路不錯
又曰掉尾亦佳

若杏坪茶山諸老。皆以正勝邪。無所用魅。真吾黨之幸也。今則不論都鄙。若詩若文。傲然抗顏。各自名家者。不遑枚舉。然未聞有一人能出金剛力。以主任斯道。如栗山精里諸公者。亦可嘆也。昔者東涯先生評翁文曰。若被鬼臉。嚇小兒。嗚呼。使起先生於九原。試視余文。則以為鬼臉耶。抑以為天狗臉耶。

芳野金陵評。文則亦是一個天狗。

武富圯南評。寓意既高。而以戲謔行之。亦自才筆。中村敬字評。護園翁或不免為天狗。然學問力量。氣魄。決非後人。及其有功于藝林。可稱巨魁矣。

大觀愛古評。行筆流轉。雖極戲謔之致。要非文之佳者。況以天狗自居乎。

菊池三溪評。昔者崇德帝在嶋中。幽憤積怒。不能自禁。生為魔王。捕賊臣。悉屠戮之。予酷惡白面而黃口。類於天狗者。烏得代崇德帝。屠其肝腸乎。獨恨爪之不長焉耳。

...

◎讀讀情史

金陵曰。芬葩清妍。筆々動人。

又曰。奇思。

又曰。結束歸風規。茲種之文。不得不然。

便妍都雅。紅顏而皓齒者。東家之處女耶。嬌姿艷態。明眸而脩頸者。西鄰之阿妹耶。而早梅香動。春信才通矣。於是金屋聘焉。玉樓迎焉。未知其誰占花魁也。筆麗而詞妍。言冶而情深。此情史之在小說中。所以獨專其名也。顧情史一書。其吳姬之乳乎。越妃之股乎。抑河豚之肉乎。夫味之佳者。其毒深。色之美者。其性姦。讀是書者。可以入趙郎之夢。可以充消毒之符。省軒山人著讀情史一篇。以夸艷之。咄咄佳譴。或有所以諷於世矣夫。

小永井小舟評。以艷筆寫艷語。極是有情之文。非才情兼到。奚能如此哉。

大規愛古評。艷筆麗語。着着動人。可使柳北仙史泣也。余將抄寫以入其花月新誌。不知許否。

楚軒文鈔卷上終

010190535741

48-13683

